

# 从红色“轻骑兵”到时代“风雅颂”

## ——建党百年河北报告文学速写

□赵振杰



报告文学创作在河北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发起的“冀中一日”群众集体创作运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文坛出现的“报告文学热”，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报告文学新气象，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创作转型，再到新时代呈现出的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繁盛景象……回眸建党百年河北报告文学的行进历程，可以用从红色“轻骑兵”到时代“风雅颂”加以勾勒与概括。

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在文学的各类体裁中，没有比这一文体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了。作为一种基于近代大众社会传播而生成的，同时内蕴着深厚史传文学传统的现代文体，因其介于“报告”和“文学”之间，兼具新闻纪实性和艺术审美性的双重特质，报告文学最能及时、迅捷地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政策动向、经济生态、社会景观、生活场景、文化症候和时代精神。

报告文学创作在河北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发起的“冀中一日”群众集体创作运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文坛出现的“报告文学热”，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报告文学新气象，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创作转型，再到新时代呈现出的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繁盛景象……回眸建党百年河北报告文学的行进历程，可以用从红色“轻骑兵”到时代“风雅颂”加以勾勒与概括。

报告文学被誉为“文学轻骑兵”。河北报告文学的前身无疑是晋察冀边区的战地文艺通讯。抗战爆发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建立，党的领导部门高度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在根据地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孙犁当时在通讯指导科工作，并兼任《文艺通讯》编辑职务，每天给各地通讯员写信、联系，并据此编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问题》。这本小册子是晋察冀边区最早研究文艺通讯的论著之一，为河北的报

告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纲领和创作指南。1941年，冀中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冀中一日”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运动，全区近十万人动笔写稿。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众化文学运动，它不仅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冀中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冀中人民对文学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催生出许多有才能的写作者。可以说，《冀中一日》在河北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随后，孙犁根据编辑《冀中一日》心得撰写的《区队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铅印出版，在晋察冀边区文学界影响深远。孙犁称得上是现代河北报告文学的拓荒者。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河北报告文学出现“井喷”现象。广大作家紧跟政策形势，反映时代精神，创作出许多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田间《建明湖——这座明湖是怎样诞生的？》写了白毛峪村民兴建水库的过程，热情讴歌了一线劳动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张峻《气壮山河回天图》写的是唐山大地震后开滦煤矿恢复生产的经过，展现了唐山人民灾后重建家园的坚定信念；刘真《西天取经》讲述了徐水县商务局王夫友去新疆买细毛羊的故事，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与人之间淳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河北报告文学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忠实记录了一代河北人鲜活的生活面貌。

新时期以降，河北报告文学进入飞速发展的新阶段。河北作

家植根燕赵沃土，把握时代脉搏，助力改革开放，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了“反思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反腐题材”“社会问题题材”等不同报告文学类型，并不断在文坛引起轰动。其中，改革开放时期的创业者形象是报告文学着力书写、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企业家》是对当时创业者的集中展示。这些报告文学突出了创业者的“闯劲”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赞扬了新时期“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开拓者们。王乃飞《当代企业家管理》、刘芳《闯荒山的姑娘》、祁淑英《雄才在磨难中穿行》、戈红《生活的抉择》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进入20世纪90年代，河北报告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大量的创作尝试与探索后，迎来了一个重大“转型”，总体风格从激情澎湃、指点江山转变为客观冷静、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报告文学自身也进入了文体独立、自觉的崭新时期，主要表现为，它由原来附庸于散文或新闻通讯的“边缘文学”，逐渐开始在文学大厦中登堂入室，成为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并列的重要文学形式。此外，河北文坛还涌现出梅洁、一合、王立新、傅剑仁、关仁山、李春雷、刘家科等一大批从河北走向全国的报告文学名家，《大江北去》《黑脸》《宝山》等多部作品相继斩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

学奖等诸多全国性奖项，标志着河北报告文学在全国文学版图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河北报告文学创作者没有缺席，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感悟历史巨变，深入现实生活，把握社会民生，刻画英雄楷模，彰显思想伟力，创新艺术手法，丰富创作路径，谱写了一篇篇极具燕赵风采、中国气派的新时代“风雅颂”。

2017年，由李春雷、黄军峰、张梅英、史克己创作的“魅力雄安”丛书，从壮、美、善三个视角，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多维度、立体化描摹了雄安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风貌等方面的内容。2018年，李春雷凭借《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往事》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使河北报告文学在全国文学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提升；尧山壁、冯小军合著的《绿色奇迹塞罕坝》忠实记录了三代塞罕坝建设者的奋斗史，展现了共产党人团结一致、不畏艰险的坚定信仰，作品入选2018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规划增补项目。2019年，王立新《多瑙河的春天——“一带一路”上的钢铁交响

曲》以“钢琴”为琴，谱写了“一带一路”上钢铁交响曲的华彩乐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前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河北报告文学作家临危受命，奔赴一线，用饱蘸真情的笔墨，书写奋战在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的感人故事，集中展现了作为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和报告文学的文本价值。李春雷深入武汉抗疫一线采访，先后创作完成《三月正青春》《铁人张定宇》等18篇报告文学作品，得到业界和群众的广泛好评。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省作协选派40余名作家，分成11个采访组，对41个精准扶贫工作组进行实地考察，并结集出版《扶贫纪实》，为开展扶贫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此外，关仁山《太行沃土》、李春雷《金银滩》、程雪莉《树石村里情依依》、杨辉素《太行山里有个车谷砣村》、黄军峰《“寻宝”平丘山》等报告文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伟大时代的光彩，成为河北脱贫攻坚弥足珍贵的文字档案。

从红色“轻骑兵”到时代“风雅颂”，河北报告文学始终与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奋进历程相伴相随、相互呼应。站在新起点，面向新征程，河北报告文学作家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手中之笔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张红武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羊信教练》讲述了在冬奥筹建热潮中，“羊信”周大鹏对早年父亲因雪崩救人去世难以释怀，从不愿配合“禁牧令”、拒绝从事滑雪工作，到最终打开心扉成为滑雪教练的心灵救赎历程。与这一主线并存的还有一条辅线，即雷浩为报恩而投资筹建滑雪场、劝解周大鹏，这一过程也是雷浩的心灵救赎之路。主与辅、显与隐两条线索交相呼应，逐步汇合、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处处闪现着美好的人性光辉，皑皑白雪之上暖流涌动。

广播剧充分发挥时空转换的优势，通过音乐烘托、人物叠加对话，将周大鹏、雷浩完成心灵救赎的个人叙事与冬奥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宏大叙事相融合，将个体命运和国家大事紧密契合表达得淋漓尽致。

早年，因周大鹏贪玩滑雪、游客滑雪失误导致雪崩突发，父亲危急之际救人而不幸丧命。二十年来，周大鹏背负心理重压，日日忏悔，不再从事与父亲之死有关的滑雪运动，转以“羊信”身份谋生。因与“禁牧令”相冲突，周大鹏游历放牧，破坏了环境，引发经济纠纷。面对种种质疑，周大鹏给出似乎难以辩驳的理由：“肉给人吃了，皮给人穿了，毛也给人用了，你们连草都不让它们吃……”以此来抵抗邻居起诉、法院传票、经济赔偿以及众乡亲的劝阻。“禁牧令”和众人的劝阻仿佛一时间要妨碍周大鹏的个人生活，要阻断他个人生产的自然需求。对此，周大鹏力争、反抗、逃避……面对强大的舆论和种种现实问题，周大鹏只能躲到燕子梁，躲避到追思父亲、寻求精神慰藉之所。同时，这也是谋求生活转机之举，只是其中掺杂了太多的无助、彷徨、悔恨与反思。

投资滑雪场的雷浩，正是当年周大鹏父亲救助的当事人之一。雷浩一直心存愧疚与感恩，看中周大鹏的滑雪天赋，打算聘任他为滑雪教练，使之抓住时机，谋求生计上的转型。在得知周大鹏违反了“禁牧令”后，雷浩积极帮他还了赔偿款，达成和解，补种被羊啃食的花木，并聘请周母当厨师，组建村里“大棚保姆队”，一直在报恩。

雷浩曾在周父墓前立下誓言，立志回馈这片热土，造福一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崇礼建一座现代化的滑雪场，让人们滑雪的安全系数更高……”同时，雷浩认为滑雪场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乡亲们再也不用外出打工，可以在家乡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买车买房，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正是雷浩的初心，也以此作为后半生的使命。

在这里，雷浩具有双重叙事身份，既代表寻求报恩以弥补当年过失的个体叙事，也是冬奥理念和筹建的积极践行者、宣扬者，是国家工程宏大叙事在剧中的代言人。前者是雷浩的内驱力，后者是雷浩的外在推力，内外相济，雷浩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梦想，完成了自身的心灵救赎。

面对冬奥带来的契机，大家都在顺势而为，谋求新生活，村西的大福子由汽修工转变为滑雪场场总监，小学同学姜龙由餐厅服务生转变为滑雪教练……而周大鹏和二牛搭档的“羊信”生计却难以以为继，二牛窘迫到无法为父亲交600元的医保费，甚至因违反法律法规遭到起诉而一筹莫展、陷于困顿。自小在冰雪中摸爬滚打而被称为“雪山小飞狐”的周大鹏，心里过不去曾为滑雪教练的父亲因施救滑雪爱好者而去世的“坎儿”，处处拿“羊”来说事儿，拿牧羊的安宁与平和抵御内心的烦躁与悔恨——“辽阔的天，壮观的云，成片的花海，没有爱恨情仇，没有外地歧视，羊吃草，我睡觉！多好！”并以此拒绝冰雪教练之邀，甚至抵触冬奥建设的时代大潮。

当周大鹏从冰雪项目世界冠军罗大建口中得知，通过冬奥会，要把崇礼打造成东方的“达沃斯”和“惠斯勒”这层深意之后，再联想到雷浩规划的“瑞士滑雪联盟专业教练培训”“组建农民滑雪队”等信息，虽然心里的坚冰已开始融化，但父亲因冰雪去世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我经常在梦里惊醒，当年那一幕就像把我的心撕了一个洞一样疼，我周大鹏从那个时候起，就丧失了快乐的能力。”

雷浩的报恩行为以及冬奥筹建的滚滚热潮不断融化着周大鹏心中的坚冰。尤其是罗大建的一席话醍醐灌顶，点醒了梦中人：“人生也像登山一样，最终要靠四个字——咬牙、坚持！往后，你要替你父亲过好人生啊！”以至于周大鹏“梦见我爸了，他把一只碗放在了我的手里”，这一寓意着衣钵相传的梦，彻底拨开他心中的愁云，寻求新的开始。周大鹏走上滑雪场——“赛道就是人生赛道，我要把丢失的自己找回来！”

自此，在广播剧中以悔恨与救赎为中心的个体叙事与冬奥的宏大叙事逐步汇合、融为一体。正如所有参与冬奥建设的乡亲们为寻求生活转型而做出的努力一样，也正如罗大建所言：“这滑雪场就是咱们的耕地，滑雪板就是咱们的农具。”个人命运和国家大事如此密切相关，个体的奋斗与努力如滴滴水珠、涓涓细流融入冬奥建设的大潮中。

可以说，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羊信教练》通过有较高辨识度的声音，对人物角色进行了较好把握，在时空布局和叙事逻辑上处理得当，为听众展开了假定性真实的生活画卷，同时也敞开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基于此，剧作把痛苦、悔恨、忏悔、救赎等个体化生命的呢喃之音，不断融入时代大潮，展现了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造福一方、为人民谋福祉之民心所向、人心所指。从中，我们直观感知到周大鹏们、雷浩们个体精神和追求的可贵，也深切感受到冬奥筹建对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以及其指引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憧憬与希冀。

# 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交相辉映

## ——评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羊信教练》

# 穿梭于现实与想象的先锋叙事

□冀宏伟

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残雪最新短篇小说集《少年鼓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继续保持了强烈的先锋艺术特征，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夸张与变形，营造出一个超越存在的精神世界。这14个短篇的风格较为统一，继承了她一以贯之的“寓言”式叙述风格。

阅读这部小说集既有少年听雨歌楼上恍如隔世，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亦真亦幻。小说在若有所指与并无所指之间反复纠缠、跳跃，通过类似“梦呓”的叙事方式，自由穿梭于现实与想象的空间之中，并且通过这种自由叙述，实现由心灵真实驱动

的，对物质、肉体、灵魂或者过去、未来、童年、成年的直接表达与议论。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像理想世界里的乡愁出发地和诗意栖居地。《发展》里梨树的野湖和枫树菌，《绿城》里的绿城和姑娘，《母亲河》里的捞鱼河村和孟哈、君叔，《女王》里的汪村与木板房，《古茶树》里猴灵山与古茶树，《少年鼓手》里的袖珍小花园与乡村鼓手，《西双版纳的风情》里的排骨米线与“听风苑”旅馆，《最后的告别》里茅茅的竹器、磨剪刀的吆喝声……空灵诗意的语言，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透了，让人感觉不到现实的存在，却总是有崭新的体验与发现。游走于残雪的小说迷官，时而茫然若失，时而困惑重重，时而惊讶不已，但唯独做不到无动于衷。人物符号



化、故事意象化、情节寓言化，让人匪夷所思，又难以释卷，在习以为常中感受创造力的奇幻。在《什么是“新实验”文学》一书中，残雪曾说：“我们的高难度创作的具体方法与众不同，它更仰仗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禀赋，操纵

## ——评残雪《少年鼓手》

起来有点类似于巫术似的自动写作。”因此，残雪的小说世界，是主观的世界，因其无视现实逻辑而达到了叙述自由。小说集中的每一个短篇，都表达了强烈的、不受任何拘束的自我意识。以极简的小说语言，营造出异常丰富、天马行空的小说内涵。从《古茶树》到《女王》，从《少年鼓手》到《西双版纳的风情》，从《母亲河》到《最后的告别》，语言诗意干净，故事隐喻智慧。喜爱读书和短途旅行的梨树、寻找古茶树的伍林、捞鱼河村的元儿、王宫里的女王、嘶声张家的山民张武、重回故土的谢五、少年鼓手芦伟长、阅读狂人小三、寻找破庙的鱼儿、构思窑洞的钟、陨石山上的慧敏和妹妹、沼泽地的雷火与荠菜、相依为命的钉子与茅茅……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小说中真实又虚幻地存在，所有的人物融入

淡出，有如梦中呓语。残雪的小说很“怪”，人物“怪”，故事“怪”，“怪”得似懂非懂，也“怪”得见怪不怪。小说表现的仿佛是可知可见的现实生活，人物也似曾相识，但却给人一种未知无解、如梦如幻的感觉，完全与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残雪曾谈道：“我在艺术上一贯追求极致……向内的文学实际上比大部分表面层次的向外的文学要宽广、宏大得多，因为我们各自开掘的黑暗地下通道所通往的，是无边无际的人类精神共同居所。”这段话印在《少年鼓手》的封底，也可算是新书的一个介绍。14篇故事中，残雪在充满象征意味的夸张和变形中，营造了一个自由的文学世界。读完你就会明白，残雪的自由创造性没有对与错，只有挣脱束缚，自由生长。

# 呈现散文的多样面貌 ——评《即使雪落满舱》

□林 曷

在各类文学体裁里，散文大约门槛最低，最亲和。散文易写，有所感，便可随手写一篇，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能写。散文的大众化，反而影响了它的接受度。

《即使雪落满舱——2020年中国散文20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主编张莉是文学领域专业学者、茅盾文学奖评委，她的选稿品位值得信赖。张莉同时主编了《生活风格——2020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两者比较，散文集比小说集更有品质。阅读《生活风格》，第一感觉是作品风格相似，大部分为沉郁的现实主义作品；第二是“我”的密度之高，粗略印象接近一半，第一人称叙事太厉害了，是有点懒惰的写法。《即使雪落满舱》涉及的题材则较为广泛，历史

随笔、生活感悟、漂泊日记、故乡怀念、亲情滋味、小品闲情、游记风物，兼而有之，作者们各展其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李敬泽《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标题就呈现出豪迈气概，诗中频繁出现“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以此句接连上下文，李敬泽从《诗经》的“黍离之悲”引出对华夏文明的沧桑感慨。这是历史大散文的精英写法。

相比而言，李修文《造悲怀》和贾行家《误解，镜子》，以历史打底，没有李敬泽那么孤傲。《造悲怀》讲元稹和悼亡诗，夹带着老周和妻子的故事。元稹，自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元稹；老周，则是李修文的一个在川西小镇上开小超市的朋友。《误解，镜子》说贾谊，引入了作者与老徐就基层农村的一番对话。两篇都入世，是古今的对话。

塞壬《即使雪落满舱》，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情感的纠结。父亲曾是“雄狮”，不许人挑战，不许人侵犯。现在，父亲从狱中归来，“毛色”灰暗，而从前的阴影尚未远去，那些伤害仍然留在心里，塞壬不断拷问，否定与肯定之否定，到底该怎样与命运和解？

亲情一向是散文大类，要写到塞壬这样的力度，极难得。亲情的写法也是最多样化的。邓安庆《疫时回乡记》，讲述疫情期间的日常，邓式“啰嗦”装帖的是父母的絮叨和关怀，是熨帖的温情。龙仁青《布衣歌者》，把兄弟情谊与草原歌吟、自然文学书写相融合，是一篇动人的好文。傅菲《盆地的深度》，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人情风物的描述带有小说的况味，韵致绵长。陈蔚文《若有光》，写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从疾病

写到了对“遗忘”的思索，是人生的大诤词。

亲情系着乡情。刘大先《故乡即异邦》，从父子的小径漫步落笔，写父子情感，也写人与家乡之间的矛盾状态。故乡是我们的根。鲍尔吉·原野《塞上曲》，写了草原上有趣的事，草原日常在他的笔下成为一种“熟悉的陌生”。袁凌《北漂纪》，想来产生共鸣的人不会少。一头是故土，一头是异地。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床？

有一种漂，在路上。周晓枫《行云》几乎记录了她的空中飞行简史。那些磕痛了她记忆的人或事都成为她的描述对象。王川《灵岛之约》和黛安《翁丁记》，是常见的游记，胜在文笔和修辞的美感。

余光中曾说，诗好像情人，散文则是妻子。散文任务很杂，要应付生活之中各种需要。它可以富



于感性，记日记，写信，也可以拿来写学术论文，赋予知性，甚至可以用于写公文，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毕飞宇说：“散文在我眼里是比较可怕的东西。”要写得出色，需要极深的功夫。《即使雪落满舱》展现出散文这位“妻子”的多面气质，内外兼修，在岁月里经历长久的磨砺和沉淀，方才有如此迷人的格调。